



琴台客聚 彥火

巴金曾有機會問鼎諾貝爾文學獎

「當年巴金寄出《滅亡》的郵局已拆掉了。他買那些練習簿是在哪一間文具店？橋頭上那間他為校長夫人和小姐生日時買花的花店仍在。」綠騎士寫道。

不管怎樣，古然夫人已隨同巴金筆下的文字，復活在讀者的心間。

還幸，綠騎士在那邊遇到一位歷史研究家，和一位巴金曾讀過的拉封丹中學的英語老師，他們共同編輯巴金紀念冊。

這說明日月嬗變，人事滄桑，巴金歷經歲月長河流淌的沖洗，仍然活在小城的記憶中。巴金在法國文壇影響是頗深遠的，他於1979年4月25日應邀訪問法國18天，不僅震動了巴黎，而且被視為世界矚目的文壇大事。

法國巴黎《世界報》著名記者和作家雷米（Pierre Jean Remy）報道巴金訪法時，稱巴金為「當今最偉大的小說家之一」、「現年75歲的安詳的長者」。當時，法國的學界就有很多人將他與1979年的諾貝爾文學獎聯繫起來。

其實，這個傳聞，應追溯到1977年，當時法國的漢學家已準備提名巴金為應屆的諾貝爾文學獎的競逐者，後聽說因考

慮到中國當時的政策未必願意接受這一榮譽，所以才擱置下來。

至於在毗鄰的日本，除了1994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大江健三郎對巴金有高度評價外，日本名古屋南山大學的中裕史教授，雖然未曾與巴金有過謀面，但他讀過巴金大部分著作。

他認為：「巴金先生是一位二十世紀的時代親歷者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見證人。巴金先生在文學創作上作出巨大的貢獻。他根據自己的生活體驗而寫作的《家》是讀者最熟悉的、影響最深遠的長篇小說。在晚年還完成了《隨想錄》。巴金先生也在文學研究上作出傑出的貢獻。」

只舉上面一例，以概其餘。綠騎士處處履痕，用樸實的文字，為我們敲開一道歲月冰封、歷史塵封的重門疊戶，去慰藉那一顆顆疲乏於現代社會浮躁、惶惶的心。

走筆至此，我想起巴金的一句話：「我唯一的心願是：化作泥土，留在人們溫暖的腳印裏。」

綠騎士正是踏着這些文化人的腳印，力圖去拭掉塵封在歲月裏的文人足跡，並重現昔日那一顆顆溫暖躍動的赤子之心。

(下)

「當年巴金寄出《滅亡》的郵局已拆掉了。他買那些練習簿是在哪一間文具店？橋頭上那間他為校長夫人和小姐生日時買花的花店仍在。」綠騎士寫道。

不管怎樣，古然夫人已隨同巴金筆下的文字，復活在讀者的心間。

還幸，綠騎士在那邊遇到一位歷史研究家，和一位巴金曾讀過的拉封丹中學的英語老師，他們共同編輯巴金紀念冊。

這說明日月嬗變，人事滄桑，巴金歷經歲月長河流淌的沖洗，仍然活在小城的記憶中。巴金在法國文壇影響是頗深遠的，他於1979年4月25日應邀訪問法國18天，不僅震動了巴黎，而且被視為世界矚目的文壇大事。

法國巴黎《世界報》著名記者和作家雷米（Pierre Jean Remy）報道巴金訪法時，稱巴金為「當今最偉大的小說家之一」、「現年75歲的安詳的長者」。當時，法國的學界就有很多人將他與1979年的諾貝爾文學獎聯繫起來。

其實，這個傳聞，應追溯到1977年，當時法國的漢學家已準備提名巴金為應屆的諾貝爾文學獎的競逐者，後聽說因考

慮到中國當時的政策未必願意接受這一榮譽，所以才擱置下來。

至於在毗鄰的日本，除了1994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大江健三郎對巴金有高度評價外，日本名古屋南山大學的中裕史教授，雖然未曾與巴金有過謀面，但他讀過巴金大部分著作。

他認為：「巴金先生是一位二十世紀的時代親歷者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見證人。巴金先生在文學創作上作出巨大的貢獻。他根據自己的生活體驗而寫作的《家》是讀者最熟悉的、影響最深遠的長篇小說。在晚年還完成了《隨想錄》。巴金先生也在文學研究上作出傑出的貢獻。」

只舉上面一例，以概其餘。綠騎士處處履痕，用樸實的文字，為我們敲開一道歲月冰封、歷史塵封的重門疊戶，去慰藉那一顆顆疲乏於現代社會浮躁、惶惶的心。

走筆至此，我想起巴金的一句話：「我唯一的心願是：化作泥土，留在人們溫暖的腳印裏。」

綠騎士正是踏着這些文化人的腳印，力圖去拭掉塵封在歲月裏的文人足跡，並重現昔日那一顆顆溫暖躍動的赤子之心。

(下)

「當年巴金寄出《滅亡》的郵局已拆掉了。他買那些練習簿是在哪一間文具店？橋頭上那間他為校長夫人和小姐生日時買花的花店仍在。」綠騎士寫道。

不管怎樣，古然夫人已隨同巴金筆下的文字，復活在讀者的心間。

還幸，綠騎士在那邊遇到一位歷史研究家，和一位巴金曾讀過的拉封丹中學的英語老師，他們共同編輯巴金紀念冊。

這說明日月嬗變，人事滄桑，巴金歷經歲月長河流淌的沖洗，仍然活在小城的記憶中。巴金在法國文壇影響是頗深遠的，他於1979年4月25日應邀訪問法國18天，不僅震動了巴黎，而且被視為世界矚目的文壇大事。

法國巴黎《世界報》著名記者和作家雷米（Pierre Jean Remy）報道巴金訪法時，稱巴金為「當今最偉大的小說家之一」、「現年75歲的安詳的長者」。當時，法國的學界就有很多人將他與1979年的諾貝爾文學獎聯繫起來。

其實，這個傳聞，應追溯到1977年，當時法國的漢學家已準備提名巴金為應屆的諾貝爾文學獎的競逐者，後聽說因考

慮到中國當時的政策未必願意接受這一榮譽，所以才擱置下來。

至於在毗鄰的日本，除了1994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大江健三郎對巴金有高度評價外，日本名古屋南山大學的中裕史教授，雖然未曾與巴金有過謀面，但他讀過巴金大部分著作。

他認為：「巴金先生是一位二十世紀的時代親歷者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見證人。巴金先生在文學創作上作出巨大的貢獻。他根據自己的生活體驗而寫作的《家》是讀者最熟悉的、影響最深遠的長篇小說。在晚年還完成了《隨想錄》。巴金先生也在文學研究上作出傑出的貢獻。」

只舉上面一例，以概其餘。綠騎士處處履痕，用樸實的文字，為我們敲開一道歲月冰封、歷史塵封的重門疊戶，去慰藉那一顆顆疲乏於現代社會浮躁、惶惶的心。

走筆至此，我想起巴金的一句話：「我唯一的心願是：化作泥土，留在人們溫暖的腳印裏。」

綠騎士正是踏着這些文化人的腳印，力圖去拭掉塵封在歲月裏的文人足跡，並重現昔日那一顆顆溫暖躍動的赤子之心。

(下)

「當年巴金寄出《滅亡》的郵局已拆掉了。他買那些練習簿是在哪一間文具店？橋頭上那間他為校長夫人和小姐生日時買花的花店仍在。」綠騎士寫道。

不管怎樣，古然夫人已隨同巴金筆下的文字，復活在讀者的心間。

還幸，綠騎士在那邊遇到一位歷史研究家，和一位巴金曾讀過的拉封丹中學的英語老師，他們共同編輯巴金紀念冊。

這說明日月嬗變，人事滄桑，巴金歷經歲月長河流淌的沖洗，仍然活在小城的記憶中。巴金在法國文壇影響是頗深遠的，他於1979年4月25日應邀訪問法國18天，不僅震動了巴黎，而且被視為世界矚目的文壇大事。

法國巴黎《世界報》著名記者和作家雷米（Pierre Jean Remy）報道巴金訪法時，稱巴金為「當今最偉大的小說家之一」、「現年75歲的安詳的長者」。當時，法國的學界就有很多人將他與1979年的諾貝爾文學獎聯繫起來。

其實，這個傳聞，應追溯到1977年，當時法國的漢學家已準備提名巴金為應屆的諾貝爾文學獎的競逐者，後聽說因考

慮到中國當時的政策未必願意接受這一榮譽，所以才擱置下來。

至於在毗鄰的日本，除了1994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大江健三郎對巴金有高度評價外，日本名古屋南山大學的中裕史教授，雖然未曾與巴金有過謀面，但他讀過巴金大部分著作。

他認為：「巴金先生是一位二十世紀的時代親歷者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見證人。巴金先生在文學創作上作出巨大的貢獻。他根據自己的生活體驗而寫作的《家》是讀者最熟悉的、影響最深遠的長篇小說。在晚年還完成了《隨想錄》。巴金先生也在文學研究上作出傑出的貢獻。」

只舉上面一例，以概其餘。綠騎士處處履痕，用樸實的文字，為我們敲開一道歲月冰封、歷史塵封的重門疊戶，去慰藉那一顆顆疲乏於現代社會浮躁、惶惶的心。

走筆至此，我想起巴金的一句話：「我唯一的心願是：化作泥土，留在人們溫暖的腳印裏。」

綠騎士正是踏着這些文化人的腳印，力圖去拭掉塵封在歲月裏的文人足跡，並重現昔日那一顆顆溫暖躍動的赤子之心。

(下)

「當年巴金寄出《滅亡》的郵局已拆掉了。他買那些練習簿是在哪一間文具店？橋頭上那間他為校長夫人和小姐生日時買花的花店仍在。」綠騎士寫道。

不管怎樣，古然夫人已隨同巴金筆下的文字，復活在讀者的心間。

還幸，綠騎士在那邊遇到一位歷史研究家，和一位巴金曾讀過的拉封丹中學的英語老師，他們共同編輯巴金紀念冊。

這說明日月嬗變，人事滄桑，巴金歷經歲月長河流淌的沖洗，仍然活在小城的記憶中。巴金在法國文壇影響是頗深遠的，他於1979年4月25日應邀訪問法國18天，不僅震動了巴黎，而且被視為世界矚目的文壇大事。

法國巴黎《世界報》著名記者和作家雷米（Pierre Jean Remy）報道巴金訪法時，稱巴金為「當今最偉大的小說家之一」、「現年75歲的安詳的長者」。當時，法國的學界就有很多人將他與1979年的諾貝爾文學獎聯繫起來。

其實，這個傳聞，應追溯到1977年，當時法國的漢學家已準備提名巴金為應屆的諾貝爾文學獎的競逐者，後聽說因考

慮到中國當時的政策未必願意接受這一榮譽，所以才擱置下來。

至於在毗鄰的日本，除了1994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大江健三郎對巴金有高度評價外，日本名古屋南山大學的中裕史教授，雖然未曾與巴金有過謀面，但他讀過巴金大部分著作。

他認為：「巴金先生是一位二十世紀的時代親歷者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見證人。巴金先生在文學創作上作出巨大的貢獻。他根據自己的生活體驗而寫作的《家》是讀者最熟悉的、影響最深遠的長篇小說。在晚年還完成了《隨想錄》。巴金先生也在文學研究上作出傑出的貢獻。」

只舉上面一例，以概其餘。綠騎士處處履痕，用樸實的文字，為我們敲開一道歲月冰封、歷史塵封的重門疊戶，去慰藉那一顆顆疲乏於現代社會浮躁、惶惶的心。



姚雅音 姚珏

流行與經典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一直致力於流行與經典的表演結合，在我的演奏生涯中，常常借鑒融合各種藝術形式，也曾和很多流行音樂家合作，每一次都是開創式的創新。

之所以有這樣流行與經典的創新想法，首先得益於童年時家庭的「觸電」。我的父親姚笛當時是上海電影樂團的知名指揮，因此我的家庭一直都和電影結緣。記得小時候，內地許多知名電影人謝晉、劉曉慶、陳沖等都曾出入我家。父親當時指揮的電影音樂代表了中國內地最早的流行文化。當時的熱門電影《小花》、《城南舊事》等，指揮配樂就是由父親完成。這些電影音樂連續3年奪得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音樂獎。當時錄製配樂，父親必須率領樂隊，看着電影畫面現場改編，那時的情景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從小就對音樂和流行文化的結合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不光是電影，我從小也很喜愛流行音樂，特別是鄧麗君的歌曲。我7歲就開始登台演奏小提琴，也曾演奏鄧麗君的代表樂曲。1981年我推出第一張唱片，並前往海峽對岸的寶島台灣宣傳，成為兩岸間第一位赴台灣演出的大陸小提琴演奏者。

1983年，我又與一家台灣的唱片公司合作，開始把流行和經典結合，演奏一些大家熟悉的樂曲。當時我就覺得，演奏古典音樂有特定的規範，而流行音樂、電影音樂則相對自由，能夠表現演奏者的情感和風格，當從流行中找到個人的音樂色彩後，結合演奏古典音樂，就能提升對樂曲的理解和表現。我的演奏也積極與最新科技與表現形式結合。1990年11月，我發

行首張激光唱片，接着又成為第一位錄製、發行《梁祝》演奏錄像帶的小提琴演奏者。

在我的藝術道路上，也和許多流行音樂明星跨界合作。第一位就是香港粵語流行歌的先驅羅文，他的代表作《獅子山下》家喻戶曉，已成為香港精神的象徵，我和他合作，世界上第一次把小提琴獨奏帶進了流行演唱會。當時我的大女兒剛剛出世，我重返舞台，羅文的製作人恰好負責1997年回歸慶祝晚會，看到我在晚會上的表演，印象深刻，便熱情邀約我和羅文合作。1999年，羅文和俄羅斯的佛羅內斯國家交響樂團合作，在香港會展中心舉行《俄羅斯創世紀音樂會》，邀請我合作演出兩首。一首是《夢》、一首是王菲的《我愿意》。羅文的樂感和表現力極其出色，與他合作使我受益匪淺，也體現出經典能從流行中汲取養分，讓觀眾得到全新的視聽體驗。

在與羅文的合作中，我在他家認識了當時跟隨他學習歌唱的容祖兒。2006年5月12日至15日，我和容祖兒共同舉辦4場音樂會，主題是《全為愛》，我當時牽線歷史悠久的捷克莫拉維亞交響樂團一起合作，引起轟動，這正體現了經典與流行的結合。

經典是對過去的回顧和傳承，流行則是對當下的提煉和展現，兩者的結合才能使人生得到連接、延續和發展。蘋果手機的創辦人喬布斯（Steve Jobs）說過：「Connecting the dots（將生命中的點連接起來）」我深有同感，生命中的開花結果都有因緣際會，善於連接這些亮點，就是結合經典和流行，同時也把人生的理解、藝術的多面和時代的變遷連接起來，賦予新的意義。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一直致力於流行與經典的表演結合，在我的演奏生涯中，常常借鑒融合各種藝術形式，也曾和很多流行音樂家合作，每一次都是開創式的創新。

之所以有這樣流行與經典的創新想法，首先得益於童年時家庭的「觸電」。我的父親姚笛當時是上海電影樂團的知名指揮，因此我的家庭一直都和電影結緣。記得小時候，內地許多知名電影人謝晉、劉曉慶、陳沖等都曾出入我家。父親當時指揮的電影音樂代表了中國內地最早的流行文化。當時的熱門電影《小花》、《城南舊事》等，指揮配樂就是由父親完成。這些電影音樂連續3年奪得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音樂獎。當時錄製配樂，父親必須率領樂隊，看着電影畫面現場改編，那時的情景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從小就對音樂和流行文化的結合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不光是電影，我從小也很喜愛流行音樂，特別是鄧麗君的歌曲。我7歲就開始登台演奏小提琴，也曾演奏鄧麗君的代表樂曲。1981年我推出第一張唱片，並前往海峽對岸的寶島台灣宣傳，成為兩岸間第一位赴台灣演出的大陸小提琴演奏者。

1983年，我又與一家台灣的唱片公司合作，開始把流行和經典結合，演奏一些大家熟悉的樂曲。當時我就覺得，演奏古典音樂有特定的規範，而流行音樂、電影音樂則相對自由，能夠表現演奏者的情感和風格，當從流行中找到個人的音樂色彩後，結合演奏古典音樂，就能提升對樂曲的理解和表現。我的演奏也積極與最新科技與表現形式結合。1990年11月，我發

行首張激光唱片，接着又成為第一位錄製、發行《梁祝》演奏錄像帶的小提琴演奏者。

在我的藝術道路上，也和許多流行音樂明星跨界合作。第一位就是香港粵語流行歌的先驅羅文，他的代表作《獅子山下》家喻戶曉，已成為香港精神的象徵，我和他合作，世界上第一次把小提琴獨奏帶進了流行演唱會。當時我的大女兒剛剛出世，我重返舞台，羅文的製作人恰好負責1997年回歸慶祝晚會，看到我在晚會上的表演，印象深刻，便熱情邀約我和羅文合作。1999年，羅文和俄羅斯的佛羅內斯國家交響樂團合作，在香港會展中心舉行《俄羅斯創世紀音樂會》，邀請我合作演出兩首。一首是《夢》、一首是王菲的《我愿意》。羅文的樂感和表現力極其出色，與他合作使我受益匪淺，也體現出經典能從流行中汲取養分，讓觀眾得到全新的視聽體驗。

在與羅文的合作中，我在他家認識了當時跟隨他學習歌唱的容祖兒。2006年5月12日至15日，我和容祖兒共同舉辦4場音樂會，主題是《全為愛》，我當時牽線歷史悠久的捷克莫拉維亞交響樂團一起合作，引起轟動，這正體現了經典與流行的結合。

經典是對過去的回顧和傳承，流行則是對當下的提煉和展現，兩者的結合才能使人生得到連接、延續和發展。蘋果手機的創辦人喬布斯（Steve Jobs）說過：「Connecting the dots（將生命中的點連接起來）」我深有同感，生命中的開花結果都有因緣際會，善於連接這些亮點，就是結合經典和流行，同時也把人生的理解、藝術的多面和時代的變遷連接起來，賦予新的意義。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一直致力於流行與經典的表演結合，在我的演奏生涯中，常常借鑒融合各種藝術形式，也曾和很多流行音樂家合作，每一次都是開創式的創新。

之所以有這樣流行與經典的創新想法，首先得益於童年時家庭的「觸電」。我的父親姚笛當時是上海電影樂團的知名指揮，因此我的家庭一直都和電影結緣。記得小時候，內地許多知名電影人謝晉、劉曉慶、陳沖等都曾出入我家。父親當時指揮的電影音樂代表了中國內地最早的流行文化。當時的熱門電影《小花》、《城南舊事》等，指揮配樂就是由父親完成。這些電影音樂連續3年奪得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音樂獎。當時錄製配樂，父親必須率領樂隊，看着電影畫面現場改編，那時的情景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從小就對音樂和流行文化的結合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不光是電影，我從小也很喜愛流行音樂，特別是鄧麗君的歌曲。我7歲就開始登台演奏小提琴，也曾演奏鄧麗君的代表樂曲。1981年我推出第一張唱片，並前往海峽對岸的寶島台灣宣傳，成為兩岸間第一位赴台灣演出的大陸小提琴演奏者。

1983年，我又與一家台灣的唱片公司合作，開始把流行和經典結合，演奏一些大家熟悉的樂曲。當時我就覺得，演奏古典音樂有特定的規範，而流行音樂、電影音樂則相對自由，能夠表現演奏者的情感和風格，當從流行中找到個人的音樂色彩後，結合演奏古典音樂，就能提升對樂曲的理解和表現。我的演奏也積極與最新科技與表現形式結合。1990年11月，我發

行首張激光唱片，接着又成為第一位錄製、發行《梁祝》演奏錄像帶的小提琴演奏者。

在我的藝術道路上，也和許多流行音樂明星跨界合作。第一位就是香港粵語流行歌的先驅羅文，他的代表作《獅子山下》家喻戶曉，已成為香港精神的象徵，我和他合作，世界上第一次把小提琴獨奏帶進了流行演唱會。當時我的大女兒剛剛出世，我重返舞台，羅文的製作人恰好負責1997年回歸慶祝晚會，看到我在晚會上的表演，印象深刻，便熱情邀約我和羅文合作。1999年，羅文和俄羅斯的佛羅內斯國家交響樂團合作，在香港會展中心舉行《俄羅斯創世紀音樂會》，邀請我合作演出兩首。一首是《夢》、一首是王菲的《我愿意》。羅文的樂感和表現力極其出色，與他合作使我受益匪淺，也體現出經典能從流行中汲取養分，讓觀眾得到全新的視聽體驗。

在與羅文的合作中，我在他家認識了當時跟隨他學習歌唱的容祖兒。2006年5月12日至15日，我和容祖兒共同舉辦4場音樂會，主題是《全為愛》，我當時牽線歷史悠久的捷克莫拉維亞交響樂團一起合作，引起轟動，這正體現了經典與流行的結合。

經典是對過去的回顧和傳承，流行則是對當下的提煉和展現，兩者的結合才能使人生得到連接、延續和發展。蘋果手機的創辦人喬布斯（Steve Jobs）說過：「Connecting the dots（將生命中的點連接起來）」我深有同感，生命中的開花結果都有因緣際會，善於連接這些亮點，就是結合經典和流行，同時也把人生的理解、藝術的多面和時代的變遷連接起來，賦予新的意義。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一直致力於流行與經典的表演結合，在我的演奏生涯中，常常借鑒融合各種藝術形式，也曾和很多流行音樂家合作，每一次都是開創式的創新。

之所以有這樣流行與經典的創新想法，首先得益於童年時家庭的「觸電」。我的父親姚笛當時是上海電影樂團的知名指揮，因此我的家庭一直都和電影結緣。記得小時候，內地許多知名電影人謝晉、劉曉慶、陳沖等都曾出入我家。父親當時指揮的電影音樂代表了中國內地最早的流行文化。當時的熱門電影《小花》、《城南舊事》等，指揮配樂就是由父親完成。這些電影音樂連續3年奪得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音樂獎。當時錄製配樂，父親必須率領樂隊，看着電影畫面現場改編，那時的情景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從小就對音樂和流行文化的結合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不光是電影，我從小也很喜愛流行音樂，特別是鄧麗君的歌曲。我7歲就開始登台演奏小提琴，也曾演奏鄧麗君的代表樂曲。1981年我推出第一張唱片，並前往海峽對岸的寶島台灣宣傳，成為兩岸間第一位赴台灣演出的大陸小提琴演奏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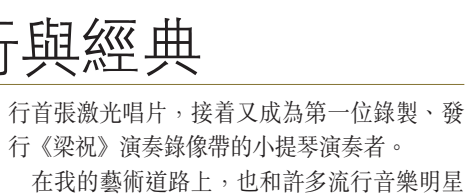
1983年，我又與一家台灣的唱片公司合作，開始把流行和經典結合，演奏一些大家熟悉的樂曲。當時我就覺得，演奏古典音樂有特定的規範，而流行音樂、電影音樂則相對自由，能夠表現演奏者的情感和風格，當從流行中找到個人的音樂色彩後，結合演奏古典音樂，就能提升對樂曲的理解和表現。我的演奏也積極與最新科技與表現形式結合。1990年11月，我發

行首張激光唱片，接着又成為第一位錄製、發行《梁祝》演奏錄像帶的小提琴演奏者。

在我的藝術道路上，也和許多流行音樂明星跨界合作。第一位就是香港粵語流行歌的先驅羅文，他的代表作《獅子山下》家喻戶曉，已成為香港精神的象徵，我和他合作，世界上第一次把小提琴獨奏帶進了流行演唱會。當時我的大女兒剛剛出世，我重返舞台，羅文的製作人恰好負責1997年回歸慶祝晚會，看到我在晚會上的表演，印象深刻，便熱情邀約我和羅文合作。1999年，羅文和俄羅斯的佛羅內斯國家交響樂團合作，在香港會展中心舉行《俄羅斯創世紀音樂會》，邀請我合作演出兩首。一首是《夢》、一首是王菲的《我愿意》。羅文的樂感和表現力極其出色，與他合作使我受益匪淺，也體現出經典能從流行中汲取養分，讓觀眾得到全新的視聽體驗。

在與羅文的合作中，我在他家認識了當時跟隨他學習歌唱的容祖兒。2006年5月12日至15日，我和容祖兒共同舉辦4場音樂會，主題是《全為愛》，我當時牽線歷史悠久的捷克莫拉維亞交響樂團一起合作，引起轟動，這正體現了經典與流行的結合。

經典是對過去的回顧和傳承，流行則是對當下的提煉和展現，兩者的結合才能使人生得到連接、延續和發展。蘋果手機的創辦人喬布斯（Steve Jobs）說過：「Connecting the dots（將生命中的點連接起來）」我深有同感，生命中的開花結果都有因緣際會，善於連接這些亮點，就是結合經典和流行，同時也把人生的理解、藝術的多面和時代的變遷連接起來，賦予新的意義。



水邊留痕 少爺兵

在夾縫中求存的演藝人

「出道即巔峰」這句話多是用來形容在綜藝選秀中組成出道的男團或女團，但是這句話是「褒」抑或是「貶」，各人的視角看法不同，有人就簡單地說：「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就因為韓國娛樂圈發生不少K-POP的男團、女團突然『被解散』情況，令本來已在夾縫中求存的演藝人措手不及，故此內地娛樂圈就衍生出『限期男團女團』，好讓成團出道的演藝人有心理準備，為自己星途事業以後的發展鋪路，當然星途能否繼續下去，則要視乎每個人的際遇了；若團體出道後有好的成績、受粉絲歡迎支持的，製作公司在商言商，自會用各種方式讓團體演藝人的星途得以延續。」

而資深演藝人指出，雖然不同的職場有着不同的「夾縫」，不過演藝人面對的夾縫情況特別多，有演過三級片的女星表示：「脫掉過的衣服，就要努力地一件件穿回來的時候，亦要正面面對為目標所曾付出的代價，包括被人鄙視指指點點，甚至對你有極不尊重的語言攻擊，但也寄語在名成利就時，要做好日後生活的安排，例如買樓讓自己『有瓦遮頭』，絕對不可做『日光族』，因為演藝人的大部分『事跡』，都會跟隨着你一輩子，也隨時被人『翻箱倒櫃』展示於人前，只要你有足夠的經濟能力，亦是保護自己的一種力量；所以三四十歲已退出娛樂圈或婚後洗盡鉛華的演藝人，就因為有『底氣』，依然會參演不同類型的綜藝節目，展現一下自己才藝的同時，也能滿足一下自己的虛榮心，正常的物質虛榮需求人皆有之，故此還是那句老話：財政獨立，人格才能獨立！不是嗎！？凡夫俗子自然也要穿衣吃飯，經歷過困難奮鬥，才能感受到什麼是『愜意』的安穩日子。」

人不怕犯錯，可是價值觀生活出現了問題，這樣的人生才最可悲。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一直致力於流行與經典的表演結合，在我的演奏生涯中，常常借鑒融合各種藝術形式，也曾和很多流行音樂家合作，每一次都是開創式的創新。

之所以有這樣流行與經典的創新想法，首先得益於童年時家庭的「觸電」。我的父親姚笛當時是上海電影樂團的知名指揮，因此我的家庭一直都和電影結緣。記得小時候，內地許多知名電影人謝晉、劉曉慶、陳沖等都曾出入我家。父親當時指揮的電影音樂代表了中國內地最早的流行文化。當時的熱門電影《小花》、《城南舊事》等，指揮配樂就是由父親完成。這些電影音樂連續3年奪得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音樂獎。當時錄製配樂，父親必須率領樂隊，看着電影畫面現場改編，那時的情景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從小就對音樂和流行文化的結合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不光是電影，我從小也很喜愛流行音樂，特別是鄧麗君的歌曲。我7歲就開始登台演奏小提琴，也曾演奏鄧麗君的代表樂曲。1981年我推出第一張唱片，並前往海峽對岸的寶島台灣宣傳，成為兩岸間第一位赴台灣演出的大陸小提琴演奏者。

1983年，我又與一家台灣的唱片公司合作，開始把流行和經典結合，演奏一些大家熟悉的樂曲。當時我就覺得，演奏古典音樂有特定的規範，而流行音樂、電影音樂則相對自由，能夠表現演奏者的情感和風格，當從流行中找到個人的音樂色彩後，結合演奏古典音樂，就能提升對樂曲的理解和表現。我的演奏也積極與最新科技與表現形式結合。1990年11月，我發

行首張激光唱片，接着又成為第一位錄製、發行《梁祝》演奏錄像帶的小提琴演奏者。

在我的藝術道路上，也和許多流行音樂明星跨界合作。第一位就是香港粵語流行歌的先驅羅文，他的代表作《獅子山下》家喻戶曉，已成為香港精神的象徵，我和他合作，世界上第一次把小提琴獨奏帶進了流行演唱會。當時我的大女兒剛剛出世，我重返舞台，羅文的製作人恰好負責1997年回歸慶祝晚會，看到我在晚會上的表演，印象深刻，便熱情邀約我和羅文合作。1999年，羅文和俄羅斯的佛羅內斯國家交響樂團合作，在香港會展中心舉行《俄羅斯創世紀音樂會》，邀請我合作演出兩首。一首是《夢》、一首是王菲的《我愿意》。羅文的樂感和表現力極其出色，與他合作使我受益匪淺，也體現出經典能從流行中汲取養分，讓觀眾得到全新的視聽體驗。

在與羅文的合作中，我在他家認識了當時跟隨他學習歌唱的容祖兒。2006年5月12日至15日，我和容祖兒共同舉辦4場音樂會，主題是《全為愛》，我當時牽線歷史悠久的捷克莫拉維亞交響樂團一起合作，引起轟動，這正體現了經典與流行的結合。

經典是對過去的回顧和傳承，流行則是對當下的提煉和展現，兩者的結合才能使人生得到連接、延續和發展。蘋果手機的創辦人喬布斯（Steve Jobs）說過：「Connecting the dots（將生命中的點連接起來）」我深有同感，生命中的開花結果都有因緣際會，善於連接這些亮點，就是結合經典和流行，同時也把人生的理解、藝術的多面和時代的變遷連接起來，賦予新的意義。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一直致力於流行與經典的表演結合，在我的演奏生涯中，常常借鑒融合各種藝術形式，也曾和很多流行音樂家合作，每一次都是開創式的創新。

之所以有這樣流行與經典的創新想法，首先得益於童年時家庭的「觸電」。我的父親姚笛當時是上海電影樂團的知名指揮，因此我的家庭一直都和電影結緣。記得小時候，內地許多知名電影人謝晉、劉曉慶、陳沖等都曾出入我家。父親當時指揮的電影音樂代表了中國內地最早的流行文化。當時的熱門電影《小花》、《城南舊事》等，指揮配樂就是由父親完成。這些電影音樂連續3年奪得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音樂獎。當時錄製配樂，父親必須率領樂隊，看着電影畫面現場改編，那時的情景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從小就對音樂和流行文化的結合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不光是電影，我從小也很喜愛流行音樂，特別是鄧麗君的歌曲。我7歲就開始登台演奏小提琴，也曾演奏鄧麗君的代表樂曲。1981年我推出第一張唱片，並前往海峽對岸的寶島台灣宣傳，成為兩岸間第一位赴台灣演出的大陸小提琴演奏者。

1983年，我又與一家台灣的唱片公司合作，開始把流行和經典結合，演奏一些大家熟悉的樂曲。當時我就覺得，演奏古典音樂有特定的規範，而流行音樂、電影音樂則相對自由，能夠表現演奏者的情感和風格，當從流行中找到個人的音樂色彩後，結合演奏古典音樂，就能提升對樂曲的理解和表現。我的演奏也積極與最新科技與表現形式結合。1990年11月，我發

行首張激光唱片，接着又成為第一位錄製、發行《梁祝》演奏錄像帶的小提琴演奏者。

在我的藝術道路上，也和許多流行音樂明星跨界合作。第一位就是香港粵語流行歌的先驅羅文，他的代表作《獅子山下》家喻戶曉，已成為香港精神的象徵，我和他合作，世界上第一次把小提琴獨奏帶進了流行演唱會。當時我的大女兒剛剛出世，我重返舞台，羅文的製作人恰好負責1997年回歸慶祝晚會，看到我在晚會上的表演，印象深刻，便熱情邀約我和羅文合作。1999年，羅文和俄羅斯的佛羅內斯國家交響樂團合作，在香港會展中心舉行《俄羅斯創世紀音樂會》，邀請我合作演出兩首。一首是《夢》、一首是王菲的《我愿意》。羅文的樂感和表現力極其出色，與他合作使我受益匪淺，也體現出經典能從流行中汲取養分，讓觀眾得到全新的視聽體驗。

在與羅文的合作中，我在他家認識了當時跟隨他學習歌唱的容祖兒。2006年5月12日至15日，我和容祖兒共同舉辦4場音樂會，主題是《全為愛》，我當時牽線歷史悠久的捷克莫拉維亞交響樂團一起合作，引起轟動，這正體現了經典與流行的結合。

經典是對過去的回顧和傳承，流行則是對當下的提煉和展現，兩者的結合才能使人生得到連接、延續和發展。蘋果手機的創辦人喬布斯（Steve Jobs）說過：「Connecting the dots（將生命中的點連接起來）」我深有同感，生命中的開花結果都有因緣際會，善於連接這些亮點，就是結合經典和流行，同時也把人生的理解、藝術的多面和時代的變遷連接起來，賦予新的意義。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一直致力於流行與經典的表演結合，在我的演奏生涯中，常常借鑒融合各種藝術形式，也曾和很多流行音樂家合作，每一次都是開創式的創新。

之所以有這樣流行與經典的創新想法，首先得益於童年時家庭的「觸電」。我的父親姚笛當時是上海電影樂團的知名指揮，因此我的家庭一直都和電影結緣。記得小時候，內地許多知名電影人謝晉、劉曉慶、陳沖等都曾出入我家。父親當時指揮的電影音樂代表了中國內地最早的流行文化。當時的熱門電影《小花》、《城南舊事》等，指揮配樂就是由父親完成。這些電影音樂連續3年奪得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音樂獎。當時錄製配樂，父親必須率領樂隊，看着電影畫面現場改編，那時的情景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從小就對音樂和流行文化的結合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不光是電影，我從小也很喜愛流行音樂，特別是鄧麗君的歌曲。我7歲就開始登台演奏小提琴，也曾演奏鄧麗君的代表樂曲。1981年我推出第一張唱片，並前往海峽對岸的寶島台灣宣傳，成為兩岸間第一位赴台灣演出的大陸小提琴演奏者。

1983年，我又與一家台灣的唱片公司合作，開始把流行和經典結合，演奏一些大家熟悉的樂曲。當時我就覺得，演奏古典音樂有特定的規範，而流行音樂、電影音樂則相對自由，能夠表現演奏者的情感和風格，當從流行中找到個人的音樂色彩後，結合演奏古典音樂，就能提升對樂曲的理解和表現。我的演奏也積極與最新科技與表現形式結合。1990年11月，我發

行首張激光唱片，接着又成為第一位錄製、發行《梁祝》演奏錄像帶的小提琴演奏者。

在我的藝術道路上，也和許多流行音樂明星跨界合作。第一位就是香港粵語流行歌的先驅羅文，他的代表作《獅子山下》家喻戶曉，已成為香港精神的象徵，我和他合作，世界上第一次把小提琴獨奏帶進了流行演唱會。當時我的大女兒剛剛出世，我重返舞台，羅文的製作人恰好負責1997年回歸慶祝晚會，看到我在晚會上的表演，印象深刻，便熱情邀約我和羅文合作。1999年，羅文和俄羅斯的佛羅內斯國家交響樂團合作，在香港會展中心舉行《俄羅斯創世紀音樂會》，邀請我合作演出兩首。一首是《夢》、一首是王菲的《我愿意》。羅文的樂感和表現力極其出色，與他合作使我受益匪淺，也體現出經典能從流行中汲取養分，讓觀眾得到全新的視聽體驗。

在與羅文的合作中，我在他家認識了當時跟隨他學習歌唱的容祖兒。2006年5月12日至15日，我和容祖兒共同舉辦4場音樂會，主題是《全為愛》，我當時牽線歷史悠久的捷克莫拉維亞交響樂團一起合作，引起轟動，這正體現了經典與流行的結合。

經典是對過去的回顧和傳承，流行則是對當下的提煉和展現，兩者的結合才能使人生得到連接、延續和發展。蘋果手機的創辦人喬布斯（Steve Jobs）說過：「Connecting the dots（將生命中的點連接起來）」我深有同感，生命中的開花結果都有因緣際會，善於連接這些亮點，就是結合經典和流行，同時也把人生的理解、藝術的多面和時代的變遷連接起來，賦予新的意義。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一直致力於流行與經典的表演結合，在我的演奏生涯中，常常借鑒融合各種藝術形式，也曾和很多流行音樂家合作，每一次都是開創式的創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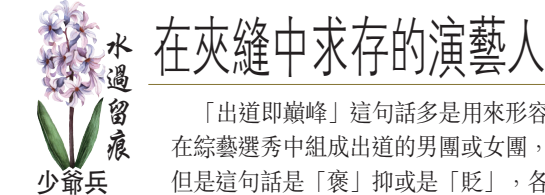
之所以有這樣流行與經典的創新想法，首先得益於童年時家庭的「觸電」。我的父親姚笛當時是上海電影樂團的知名指揮，因此我的家庭一直都和電影結緣。記得小時候，內地許多知名電影人謝晉、劉曉慶、陳沖等都曾出入我家。父親當時指揮的電影音樂代表了中國內地最早的流行文化。當時的熱門電影《小花》、《城南舊事》等，指揮配樂就是由父親完成。這些電影音樂連續3年奪得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音樂獎。當時錄製配樂，父親必須率領樂隊，看着電影畫面現場改編，那時的情景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從小就對音樂和流行文化的結合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不光是電影，我從小也很喜愛流行音樂，特別是鄧麗君的歌曲。我7歲就開始登台演奏小提琴，也曾演奏鄧麗君的代表樂曲。1981年我推出第一張唱片，並前往海峽對岸的寶島台灣宣傳，成為兩岸間第一位赴台灣演出的大陸小提琴演奏者。

1983年，我又與一家台灣的唱片公司合作，開始把流行和經典結合，演奏一些大家熟悉的樂曲。當時我就覺得，演奏古典音樂有特定的規範，而流行音樂、電影音樂則相對自由，能夠表現演奏者的情感和風格，當從流行中找到個人的音樂色彩後，結合演奏古典音樂，就能提升對樂曲的理解和表現。我的演奏也積極與最新科技與表現形式結合。1990年11月，我發

行首張激光唱片，接着又成為第一位錄製、發行《梁祝》演奏錄像帶的小提琴演奏者。

在我的藝術道路上，也和許多流行音樂明星跨界合作。第一位就是香港粵語流行歌的先驅羅文，他的代表作《獅子山下》家喻戶曉，已成為香港精神的象徵，我和他合作，世界上第一次把小提琴獨奏帶進了流行演唱會。當時我的大女兒剛剛出世，我重返舞台，羅文的製作人恰好負責1997年回歸慶祝晚會，看到我在晚會上的表演，印象深刻，便熱情邀約我和羅文合作。1999年，羅文和俄羅斯的佛羅內斯國家交響樂團合作，在香港會展中心舉行《俄羅斯創世紀音樂會》，邀請我合作演出兩首。一首是《夢》、一首是王菲的《我愿意》。羅文的樂感和表現力極其出色，與他合作使我受益匪淺，也體現出經典能從流行中汲取養分，讓觀眾得到全新的視聽體驗。



水邊留痕 少爺兵

在夾縫中求存的演藝人

「出道即巔峰」這句話多是用來形容在綜藝選秀中組成出道的男團或女團，但是這句話是「褒」抑或是「貶」，各人的視角看法不同，有人就簡單地說：「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就因為韓國娛樂圈發生不少K-POP的男團、女團突然『被解散』情況，令本來已在夾縫中求存的演藝人措手不及，故此內地娛樂圈就衍生出『限期男團女團』，好讓成團出道的演藝人有心理準備，為自己星途事業以後的發展鋪路，當然星途能否繼續下去，則要視乎每個人的際遇了；若團體出道後有好的成績、受粉絲歡迎支持的，製作公司在商言商，自會用各種方式讓團體演藝人的星途得以延續。」

而資深演藝人指出，雖然不同的職場有着不同的「夾縫」，不過演藝人面對的夾縫情況特別多，有演過三級片的女星表示：「脫掉過的衣服，就要努力地一件件穿回來的時候，